

日月为明，容光必照

——读安意如《日月》

这是一个关于觉悟的故事。

觉悟，是因为迷途。

至此书之前，虽对安意如已多有涉猎，然终究只停留在“古诗词中的那份靓丽与哀愁”。于信仰，于人生观，以及由此指向的小说创作，却是以这本《日月》为始。

始料未及，这位照片中温顺典雅的平凡女子，却给了我巨大的灵魂共鸣。这也是我极为罕见的为一本小说写读书笔记的原因吧。

每一篇小说，必有现实中的原型，或亲身经历，或在追求信仰的路上构想障壁，勘破之以求突破。当她在西藏看见了那个孤儿并构思整篇《日月》时，我相信，她在为自己的信仰代言。

长生最终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的信仰在此，无论日月，不灭如初。

于藏创佛教，我知之甚少，无法真正以宗教哲学的高度去考量。然而只通过对藏地盛世之景的初窥，便可感受到一种宽宥下的宁静，其音靡靡，然慈悲之心如浩然之日；其栋煌煌，然悯宥之意如娟娟之月，那片土地，以其高，成就人格之高。但愿这不是笔下的臆想。

真正令我爱的欲罢不能时时捧读的句段是她对爱的体认与对人性恰到好处的解读。“唯有，懂得自己才能谅解他人；唯有宽悯他人才能解脱自己。开始懂得，我与众生，众生与我，并无分别。坚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光明与晦暗的部分，如日如月，执障与觉悟，一体同源，和光同尘，它终将被人证得。”我直觉得自己不便再添只言片语了。

难以想像，以其女子之身，可以感性之心上咏无邪之诗，下品初见之词；又可凭理性之意将“比海洋和天空还要辽阔的”人的内心世界看的如此通透，如此明朗，又收的如此释然。其高自成，其深自现。

个人如此，人与人之间亦然。一个人相对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日之湛湛，亦可能是月之澹澹，阴阳没有明确的界限，两者之间亦可自转，无分性别。每个人的内在能量，性格的构成，若以日月来象征阴阳互映，亦可说得通。

人性如此，万物亦然，事理亦然。光明普照之下，黑暗亦可如影相随。眼中所见，心中所念，亦不可是光明之下的映像。正途则隐于黑暗之中，啞笑着俯瞰飘忽若尘的人性。若道正途本不存在，只因执念已不再。

然而每个人不都是生存在自己的执念之中吗。当下所为，对事物的认识，对情态的判断，无非由过往经历所成的执念而来。然而人对于认识却往往太过表面，执障之处难免，堆壁成垒。当执念不能自证，便决堤一发不可收拾，终究那日执念也化为泡影。

我们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安意如云：“步上觉悟的正途。”觉悟便一定是正途吗？以我而言，觉悟亦是一种执念，只因这执念以放代取，以舍代拿，以走代留，以慈悲代残酷，以宽宥代争斗，以爱代除了爱的一切。

所以长生终究要走的。而当一个人只有爱时，他便拥有了一切。爱的执念，是人类灵魂可抵达的最高点。

而何又谓正途？正途迷途，终究是一次选择。个人所谓正途，他人眼中许是逃避；世人所谓正途，个人眼中许是煎熬。终究还是顺着心中的执念罢了。遵从了执念，无憾而已。

忽然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话：“生命本无意义，你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我想，这也可作为我对以上杂言碎语的一番结语吧。

书中总有仓央嘉措的影子飘过。的确，安意如对背景的设定使得长生在沉浮经历中产生了与仓央嘉措相近的气质，我思索许久，总觉言语难以尽释，却终究寻到了一个词语：明亮的忧伤。然而除了这一点，我是万万不同意将他们二人相关联。关于仓央嘉措，虚假的信息过多，我亦不知他沉迷酒色是本性使然，还是失意而为，但换作长生却会是另一种更为坚强的选择。仓央嘉措的情诗，无论真假，总给人一种柏拉图式的缥缈之感，虽然真挚，却远不如长生爱的深沉。与尹莲，或是苏缦华，或是这个世界。

说道情爱，总是对安意如营造的长生和尹莲的感情有难解之处。尹莲对长生想来是以长辈待之，然而长生对尹莲，书中纵是给予了很多的暧昧情绪，最终也暗指爱情。个人理解还是更对归因于眷恋，而非爱恋。虽然他是作为谢江南的影子出现的。

当然，无论以何种方式，总归是要去爱的，那才是永恒的主题。

慈悲的爱人即自爱，此生纵不能遗憾，亦求无悔，问心无愧。在自省中觉悟前行，度过短暂的一生，这便是我所认知的“长生”与“永恒”。

这段话作为序言的结尾，也给了我很多相近的感验。关于永恒，以后便找机会再谈吧。

长生带着苏缦华走了，他不是觉悟了吗？

这个关于觉悟的故事，他用觉悟诠释了觉悟。

觉悟，不是此生终止；觉悟，是为了继续前行。

2016.3.21